四庫全書

子部

榕村語録卷十三

大學士李光地撰

詩

詩經道理不出齊家治國平天下二南從齊家起雅則治國平天下頌則天地位萬物育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然其理不外於修身齊家大指如此至從来説詩的藩籬有説不通處須與破除不然都成

挂礙且如周南名南以為皆被后妃之化之詩若漢有遊女有女懷春之類何以女人都被后妃之化變成貞潔而男人被文王之化尚不免於淫蕩乎黍離變為國風而雅亡難道西周畿內便無風謡東周賢人君子憂時念亂不許有雅不成以頌盡為周公制作禮樂時作將成康顯然名號皆強為之辭豈復可通大約周南名南是分陜時有此篇名後來仍其名而附以西周風詩之醇正者小雅大雅亦如此問是

孔子附的抑是舊編如此曰恐舊編便是如此且只如此分剖義例放寛些便不致東擊西撞動成觸礙

大雅自卷阿以上文武成康之詩民勞以下厲宣幽平

詩衛武公想是厲王時人小雅之賓筵大雅之抑戒恰好皆在厲王時名時問考衛武公立於宣王時卒於平王時史中甚明恐二詩或是追刺之作曰幽平之際武公恐已不在了不然王室之亂至此全不見他勤王晉鄭焉依衛宻邇於鄭漠然不相聞問尚可

謂之睿聖耶以理論之恐古史年代多不可信矣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宣王之詩瞻卬召旻明明是説幽王世次一些不亂小雅自鹿鳴至菁莪文武成康之詩六月以下則宣王詩節南山至鼓鐘顯然為幽平之詩乃自楚茨至車舝復起頭似文武成康之詩青蠅賓筵魚藻似厲王時詩黍苗明是宣王詩白華明是幽王詩又照前世次另叙一編是何緣故前人都不於此致疑看来豳風是周公營洛時作

所謂汝往敬哉兹予其明農哉自己要教民以養生之道恐成王不知稼穡艱難故作七月之詩道王業之本祖宗之事以告之夫子既存此詩因將居東時詩附焉而皆謂之豳風周禮祈年於田祖龡豳雅以樂田畯祭蜡龡豳頌以息老物朱子疑大田良耜等為豳雅豳頌而未嘗言之詳今觀小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頌載芟良耜絲衣皆言豳事所謂豳雅豳頌其餘則皆東都之詩如東山破斧之附七月也如此

則西京之詩自文武以及幽平東都之詩亦自文武以及幽平有條有理各得其所矣

鄭康成好以一二字傅會至周禮言豳風豳雅豳頌處字面都與雅頌合却不將来作証不特迎寒迎暑與豳風寒暑之月合雅中以御田祖田畯至喜恰與迎田祖樂田畯合頌中胡考之寧胡考之休恰與息老物合此數詩周公所作竟令天下用之所謂制禮作樂也

詩中顯有証據的自然為某人某事稍涉游移者便當空之愈空愈好何用實以世系姓名為哉只是要見其大處六經皆是言天人相通之理然猶零碎錯見惟詩全見此意國風所言不過男女飲食之故雅雖賢人君子所作所言亦不過此即三頌中居歆奏假洋溢同流亦總不出此其言情情即性也聖人盡性徹上徹下見到至處我輩此時飲一盃茶點一盞燈厮役之侍立偶然之嚬笑得其理便是天道無有間隔

原道見得精其法其文其民其衣食云云直至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饗後代作憂患詩其歸多是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意思便昬冥去詩則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又云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昬不知壹醉日富又云如臨于谷如集于木即女子善懷亦能説出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緑衣之什歸于思古人信是王澤未歇

聖人删詩之意當就論語中求之如素以為絢句某意即在碩人之詩而夫子去之素自素絢自絢如人天資自天資學問自學問豈可說天資高便不用學問不成正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又如質而已矣何以文為一般繪事後素亦言繪事必繼素後耳禮後乎亦言禮必繼忠信之後乎皆言絢不可抹殺也推此可以見删詩之意

天地神人以至鳥獸草木總是一箇性情雎鳩之摯而

有別麟之仁厚草木之榮落翩反皆天地之性萬古不變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一散為萬萬各有一原自無兩惟然故詩中比興用之

朱子易詩二經解大段是了亦有未細處如易中取象龍馬鷄牛之類皆有精理朱子都畧將過去詩之比興朱子亦看得無甚關係而興尤甚朱子舉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及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云此上下句如何勾連不過是隨便

說出一句以興下文耳其實此二處皆有關合湘夫人一章本是托意於舊日僚友故言茝蘭臭味原自相同令乃托根於沅澧幽閟之間以興己之蹤迹不得與舊僚為侶也所以接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枝以木為體木以山為根山若不生滋潤則木必枯木若不有滋潤則枝必枯所以接云心悦君兮君不知詩中興體未有無關合者 清植

詩傳叶韻已好尚不如顧寧人考據精確六經皆可通

如外禦其侮烝也無戎朱傳云戎古皆作汝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戎汝也然於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戎亦讀汝顧氏則云戎有二音兵戎之戎仍當讀容是也知子之来之雜佩以贈之来與贈斷不可叶其意能字古多作来音然才能相能之能仍不可讀来蓋亦有二音也此来字應是能字謂相能也因漢人傳經口授訛讀致悮小雅無木不萎叶思我小怨萎與怨亦不可叶古音几夗字皆讀作慰彼菀者柳菀即蔚

也讀慰便與萎叶興字有蒸侵二韻寧莫之懲蒸韻之興也載寢載興秩秩德音侵韻之興也

童子入塾讀詩經便當教以古韻韻之所叶段落多在其中兩句一連者自多但三句一連者亦不少中伯番番章若兩句一連便全不叶惟番番叶嘽嘽翰與憲叶詞義皆順民之未戾章亦三句一連可與歌叶頌多不叶韻大雅近頌亦多不叶韻

韓昌黎到底文字結習深其云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

諧又曰詩正而葩孔子説詩却不如此看興觀羣怨

正墻面而立無以言何嘗説到此来

近看詩經覺得漢人只逐句解朱子則逐節解其令逐

篇解又數篇通部會合解便看出許多層次聯絡照

應来

問國風次第曰二南風化之首邶鄘衛乃與二南反對

者周以齊家而興衛以淫亂而亡且衛即紂之汚俗

所謂殷鑒不逺也王風衰弱亂由襃姒次於殷之故

都鄭乃畿內之國王畿之風化可知王綱頽敗則霸國興故次以齊晉唐魏即晉也霸者再衰則天下之勢歸於秦所以删詩錄秦風删書錄秦誓鄶風之卒章傷天下之無王曹風之卒章傷天下之無霸豳風居末者見變之可復于正也問此果是夫子當日次第否曰如今所行者鄭成康本也以左傳季札觀樂篇觀之依稀似是

關雎之詩作太姒思賢自作其説為長內政修治使夫

子正位乎外一切賓祭皆無㸦失豈是易事太姒有見於此故思所以助君子者未得至有寤寐反側之憂得之則有琴瑟鍾鼓之樂從来惟此為哀不傷樂不淫外此未有不淫傷者螽斯麟趾之本也

問樛木篇所云樂只君子朱傳謂指后妃猶言小君内子也竊意君子仍指文王説后妃能逮下如樛木之芘葛藟以致室家和理天下化成則文王膺受多祉矣文王膺祉則后妃之福履可知於禮祝嘏止及主

人而不及主婦亦以婦從夫故也若祝后妃而畧文王反覺非體如此解君子二字不用分疏意味似尤深長曰此説亦好　清植

朱子把興義都抹却便多錯了詩意野有死麕篇之言懐春非是如俗下所謂思春周禮仲春會男女不是男會女女會男想是男女各為會元鳥至祠高禖即此時也當春而出則曰懐春耳死麕照吉士白茅照有女首章是疑詞言死麕豈白茅所包乎有女豈為

吉士所誘乎二章乃洗刷有女之詞言死鹿原在雜木之中白茅固無恙也末章則申說其如玉而嘆其不可誘又如漢廣之詩全在喬木錯薪著意喬木高不可攀緊對游女不可休思緊對不可求至下錯薪緊照上喬木言游女喬木也豈可與尋常雜亂之人一例看待彼翹然雜薪則可得刈其楚刈其蔞矣何不可攀之有此類只好與之子喂馬喂駒耳言無能為役也其立言藴藉曲折方好接漢之廣矣四句若

但言欲秣其馬欲秣其駒與下文不相粘合

喬木以興游女之持身高峻詩傳中亦有此意至下錯薪竟說得似實事一般言貪慕之子之甚故刈薪以飼其馬駒庶以求悅於之子看來不是因上文以喬木起興故言喬木乃不可休耳若錯薪則可刈之矣錯薪豈喬木擬哉僅可飼之子之馬駒而已不但不可比之子并不得比之子之馬如累降之人只堪為僕隷後世以龍眼為荔奴正是此意 清植

何彼穠矣一詩言帝女下嫁之事若是諸侯之女便應
先夫後妻如韓侯娶妻之類方是倡隨之常所謂齊
侯之子衛侯之妻者乃是敘其閥閱非正言嫁娶之
比故不妨先母家而後夫家此詩先說王姬見得不
同於諸侯說王姬之車不說下嫁而下嫁顯然矣王
姬到底是何世系下嫁到底是何國曰平王之孫齊
侯之子先平王於齊侯尊王也所以先著王姬也齊
侯侯封也何敢娶於天王婚姻者人道之常不以勢

地而隔絶故曰其釣維何其絲伊緡畢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乃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先子於孫從夫也春秋于天王嫁女先曰築王姬之舘于外後曰王姬歸于齊義例即出于此

一發五豝自是註疏說好豝雖有五其發則一而已方是解網之仁大易失前禽之意若說一發而中五豝無論無此事亦不見仁愛之心矣

邶鄘詩皆衛事而仍繫之邶鄘說者以為詩本得之其

地但就中有莊姜詩却說不去或是用邶調鄘調因以其調繫之紂作靡靡之音大抵皆哀怨悽切由之瑟為北鄙殺伐之聲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北鄙即邶子路衛人好此故鼓之

谷風篇毋逝我梁四句傳作戒新婦言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又自解說我身且不見容何暇卹我之後哉亦說得去但小弁卒章亦用此若如此說則與上文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不相連接矣況梁與笱義

皆無取閱字尤難說某意此葢取譬於魚以戒後人也逝字發字皆指魚逝即悠然而逝之逝發即鱣鮪發發之發若曰其夫乃無常之人今雖宴爾將來恐汝亦逝于我梁而發于我笱也前車宜鑒我不是身親閱歷暇為後人憂耶如此說即小弁亦可通貫言我已被讒而逐後人無蹈吾故轍也末章如傳說亦好某謂不如總作御窮說窮冬之時我蓄旨以御之至家道好時便宴新昬而厭棄我是以我御窮也汝

今者驕盈恣肆之狀盡我勞苦所詒也不念昔者我初來汝家之時是何如景況耶如此說與前兩章都有關照

問式微篇首章曰故曰中露次章曰躬曰泥中蓋失國之初必有奔走望救之事所謂控于大邦也及乎救斷望絶則與其君相守坐困而已始不辭勞終無貳志可不謂忠乎曰看得好　清植

問采唐諸詩似可不存曰我輩選詩便持此見聖人所

見者大存此見衛之所以亡二南之化以刑于寡妻
而興衛之末流以子之不淑而亡所謂可以觀也
黍離之詩若説宗廟宫室盡為禾黍何以黍總是離離
稷則由苗而穗而實難道黍就不苗不穗不實乎此
是周既東遷秦遂西戎遂盡有西周之地故詩人過
而憂之黍五穀之長喻周也稷五穀之亞喻秦也彼
黍離披不支稷則有根苗矣始過之而中心揺揺也
秦漸强而大周之不競如故也故黍猶離離稷則不

止於苗而穗不止於穗而實矣故過之而心憂不特如醉而且如噎也大凡詩首句不變而次句不同者如有兔爰爰之類皆有義旨不是換韻而已

東萊以為詩無邪焉得有淫風朱子以放鄭聲詰之吕云鄭聲淫非鄭詩淫也朱子曰未有詩淫而聲不淫者本末源流已一句說盡但却亦要知詩自詩聲自聲不然虞書何為說詩言志又說聲依永夫子何為說興於詩又說成於樂不淫詩亦可以淫聲歌之淫

詩亦可以不淫聲歌之如旦曲以淨唱淨曲以旦唱只是不合情事耳何以放鄭聲不放鄭詩這却易知醜行惡狀采風者存為鑒戒見得淫風便至亂亡若播之於樂要人感動此心却是何為如商臣陳恒等尋常說話時何妨舉為滅倫亂理之戒若被之管絃摹寫他如何舉動是甚意思聖人之權衡精矣

詩傳不從注疏之無情理者極多甚是但其有情理者應存如鷄鳴舊註却好謂極昏亂之時而有心中明

亮之人如風雨之候早晚皆不可知而雞卻至其時

而鳴不已也蒹葭篇舊注以蒹葭勁利喻秦俗強悍

蒹葭而柔以霜露則可用喻秦俗當澤以周禮伊人

即能澤以周禮者其說雖似太迂然倒轉來以蒹葭

喻秉禮之君子以霜比秦人之威刑卻極貼合恐當

時學究相傳未必全是臆說賢者不移於風氣如蒹

葭至秋尚蒼然蔚茂而秦之悍暴如霜威摧殘之此

非有獨立不懼威武不屈之節者不能此人自在山

巔水涯之間所以上下求之而不能舍大凡詩起興者與中即帶比意取譬于霜極象秦之嚴急取譬于風雨極象鄭之淫昏

出其東門舊說亦以為淫奔被朱子改正過來鄭俗雖然不好既有雞鳴戒旦之作不許有出其東門之人耶惜乎朱子改之未盡如風雨子矜尚可不以淫解之

或疑葛屨蟋蟀信是勤儉若山有樞殊不類曰此正見

其儉處衣裳自宜曳婁車馬自宜馳驅惟不肯曳婁馳驅故徹底打算到生死之大故而後決計其吝嗇之意言外可掬

鳲鳩四章依舊說不過是每章換韻至第二章尤說不去難道淑人君子之常度只在帶絲弁騏乎此詩須合前後篇觀之候人之詩譏德不稱官賢人在下故曰不稱其服曰季女斯飢下篇洌泉亦是此意推此便得此詩之解鳲鳩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均平

如一君子之儀亦然故由其儀之一知其心之如結也下三章都承此章說言君子不是以一例看待為均平如此則賢否不辨反不均平矣鳲鳩在桑其子則在梅梅佳木也淑人君子則於賢者其帶之也伊絲矣帶既絲則弁之也伊騏矣大夫之服也鳲鳩仍在桑而其子則有在棘者矣棘惡木也君子於不良者而法度不肯差忒法度不肯差忒則足以正四國矣鳲鳩仍在桑而其子則有在榛者矣榛比棘差好比

梅則不及平等之人也可以善可以惡君子則善其儀法以正之能正是國人胡不更歷萬年以保其家抑乎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可知為惡木矣墓門有梅惜其有鴞萃止可知為佳木矣凡上句不換次句逐章換者皆有義理得其理字眼皆合意思甚足下泉亦說得未當易云井冽寒泉食冽潔也功足以及物有何不好詩意倒是說稂蕭蓍皆賤草而受冽泉之潤亦不稱其服之意三章俱念周京之盛時其盛時云

何即末章也芃芃黍苗非稂蕭類也則有隂雨以膏之四國已被王澤矣又有郇伯以勞之此周京之所以念也黍苗與稂蕭對隂雨與下泉對詞意顯然又侯國取喻于地之下泉王澤取喻于天之膏雨都妙下泉之詩以稂蕭為下泉所浸譬周衰小國受困於物理亦不然泉以潤物為功豈隂雨足以膏物而泉水反以害物之理直以下泉不漑禾黍而浸稂蕭此隂雨之膏黍苗所以可思也稂莠害苗蕭艾離騷以喻

小人著亦遂蔦也皆恵及小人之謂若浸黍苗則佳矣使膏雨不潤黍苗何佳之有反照便見

七月一篇凡陽月皆稱日隂月皆稱月惟四月秀葽一章本為推寒候所自始故獨稱月見四月雖純陽而一隂已萌也與易經中陽卦稱日隂卦稱月一般文王家學是一線下来的

問七月篇兼用夏周正從夏正者以追叙舊俗而豳公夏人也從周正者是詩作於周公也曰或是知此　清植

大小雅若説是以體製分别看来殊不能分如桑柔召旻若入小雅恐亦無别或小雅乃列國君卿大夫士君子所作大雅則王朝卿士之作衛武公一人之詩其入小雅者或在國時所作入大雅者則為周卿士時作

四牡父母也皇華君臣也常棣兄弟也伐木朋友也杕杜夫婦也小雅分明以五倫排起

關雎鹿鳴文王清廟都是説文王所謂四始也今看鹿

嗚直似文王自作之詩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效非文王不能為此語

儐爾籩豆兩節某意不欲依朱傳說言不必肆筵設席但有籩豆可列便當飲酒為樂與兄弟共之兄弟之不和吝爾乾餱耳又言必得妻子同心兄弟乃得永好無斁兄弟不相耽樂妻子間之耳朋友相與尚不輕絶何況天性豈反踈薄必有其由令欲宜爾室家在乎樂爾妻帑試自究之圖之豈不誠然乎哉即刑

于寡妻及尚書我其試哉之意如朱傳說是究是圖

二句殊無力

和樂且孺且湛孺字湛字俱下得極妙兄弟在孩孺時未有不相善者只是起居飲食同在一處故彌親厚令儐爾籩豆飲食之飫兄弟既具不惟和樂且如孩孺時之相親矣兄弟所以不和者妻子間之也妻子好合非強合也必也與吾同調如琴瑟之相和吾所敬者彼亦敬之吾所愛者彼亦愛之則兄弟既翕不

惟和樂且樂之終身不厭矣如有癖好不能自解一般

詩即極淡處都有意思條理不可忽畧看過如南山有臺首章說為邦家之基次章說為邦家之光至三章民之父母便承基字說惟為民之父母故為邦家之基也德音不已便承光字說惟德音不已故為邦家之光也四章末章把壽顯向前而曰德音是茂不止于不已也曰保艾爾後所謂保我子孫黎民不止于

民之父母也章法結構都有血脈義理又如蓼蕭首章是説初見時燕語歡洽以其聲望好也二章為龍為光如令時召客云寵臨光降也何以有譽處以其德不爽壽考不忘也三章則燕飲而見其豈弟矣所謂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者於何驗之以其宜於兄弟友邦而知其令德壽豈也末章則賜以車馬也即露之湑兮瀼瀼泥泥濃濃皆由淺而深一毫不亂

古人説恩情未有不歸之德者湛湛露斯言澤之渥也

緊貼厭厭夜飲匪陽不晞言時之久也緊貼不醉無歸次章在彼豐草露之所聚也在宗載考飲之所集也三章在彼杞棘杞美而棘惡言湛湛之露無不被之澤由顯允君子無不令之德見宴於宗室者實重其德也桐樹惟其有實所以有離離之形君子有豈弟之德所以無不令之儀見不醉無歸者非沈湎而失度也詞義都妙

有人問古來田獵詩以何為第一某答之以車攻問者

笑云又来説道學了某云敘田獵孰不鋪張熱閙即至結末收歸正論又顯然發露意味便短杜工部觀打魚詩亦只如此此詩乃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宛然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之意即相隨衆人皆有網開三面之仁至云之子于征有聞無聲説得逼静聞遠而聲近聞次第而聲囂張聞小而聲大聞安和而聲疾急却不説出仁愛物類終事肅静字面而意味深厚玩味不盡凡物力之

備射御之精法度之整齊人心之歸向一段虛公有學問之意無不曲曲傳出其實有聞無聲豈惟田獵萬事皆要如此一有聲便僨事

問正月卒章詩所云佌佌蔌蔌者小人也方安其居而食其禄獨此下民天乃夭死而椓喪之富者猶可僅存惸獨則可哀甚矣似無禄之民其中猶有富者恐富人即指上文有屋有穀之小人惸獨乃天夭是椓者耳曰如此說好清植

問匪舌是岀維躬是痒朱傳解云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痒其躬以下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側看恐匪舌是出句只是找足不能言意猶巧言如流句只是找足能言意曰是如此 清植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又字妙一去欲他再来便不可得若是修德便源源而来觀保右命之自天申之申錫無疆等可見

奕奕寢廟一章從来說未明白說寢廟大猷下忽然說

他人有心躍躍毚兎總粘不上此章是承上章屢盟来推原由于君子之心不免於曖昧也以曖昧之心御機變之巧斷不能已亂而㒷讒彼此懐疑屢盟何益試看奕奕寢廟君子之所作也何等光明正大秩秩大猷聖人之所定也何等顯易明白你看君子聖人如此似踈濶不能覺察人情世態之變幻究之他人有心皆能忖度得之任如狡兎之跳躍不常而遇犬未有不獲之者以險阻焉能知險阻惟易簡可以

知險阻故易曰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春秋年年盟年年亂正坐此耳凡人遇譏惟心裏對之以光明處事只順著正理憑他如何来我意中似沒有一般便一點不足以碍其靈臺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蜂来到肌膚上切莫動他一動他便一螫非他要螫你怕你害他故螫也虎不咬嬰兒不是慈愛嬰兒知嬰兒不害他耳佛家亦窺見此意一人屢無禮於釋迦釋迦只不應久之其人感悟求釋迦說法釋迦云設若

人加禮于我而我不應無禮在人乎在我乎其人曰自然在我釋迦曰設若人無禮于我而我不應無禮在我乎抑在人乎其人曰自然在人佛因告之以當風揚塵適以自糞持梃擊空適以自困最妙空處打他不著徒自困乏而已彼自然歇了胸中若有一絲芥蔕便是機心不盡列子海鷗之說亦然某十四五歲陷賊中見有善拳棒者人與相持應手便倒問其故對曰非我能跌彼彼自為跌耳彼方儘力向前我

只躲過輕輕一推他自跕脚不牢矣這還是第二等推之拽之仍是應之以機惟教他打不著他自乏了為第一義所以讒言来時疑他不好信他又不好疑他便是荓蜂自求辛螫信他便是肇允彼桃蟲拚飛惟鳥只胸中消化如太虛一般方好

蓼莪如注疏說太粗淺朱傳善矣猶似有未至者莪非以比己美材謂父母也言父母本是莪而我不肖不能為莪也蒿焉而已然則父母亦枉生我耳缾小罍

大餅罄乃罍之耻猶子之不善貽父母之恥也鮮民非孤寡之民乃寡德之民也使父母而在尚可望其提命令則怙恃俱無惟有銜恤靡至而已父兮生我章思父母之恩難報也南山生物之方令則寒風淒其但見其為山而草木無矣父母既遠而我受害復何望其即于善哉通篇俱作人子自責解似覺深厚些

問大東三章所云佻佻公子朱傳謂指諸侯之貴臣亦

奔走往来不勝其勞玩佻佻二字乃是輕薄得意之狀恐此章小東大東四句是言東人佻佻公子三句乃指西人勞逸不均如此故曰使我心疚曰是如此

清植

詩經句讀要知古韻又要知上下搭連不是兩句一斷可為定例如楚茨篇以執爨踖踖為俎孔碩作一連或燔或炙君婦莫莫作一連為豆孔庶為賓為客作一連下六句作兩讀都錯了燔炙與君婦粘不上為

豆與賓容尤難粘執爨踖踖是頭為俎孔碩或燔或
炙是一連俎所以載牲體其中有輕用火燔者有重
用火炙者君婦莫莫為豆孔庶是一連豆乃葅醢之
屬是君婦辦的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是一
連笑語卒獲神保是格是一連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是一連笑語如記中思其笑語之笑語所謂愾然如
聞其聲者指祖宗不指賓客祭祀時賓客如何笑語
惟俎豆具備賓容齊肅故祖考歆享而得其笑語也

又如天命降監下民有嚴既不僭亦不濫都說天命是一連不敢追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是一連遑字原不叶韻執競踖踖章福字若作今韻讀竟是一句一韻但古福音偪還是以下句為韻

公劉去禹之時未遠又恰是后稷曾孫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以此證楚茨以下四詩為豳雅尤明若是作於周世而却推遡禹功未免太濶 清植

賔筵毛序以為刺幽王朱子從韓詩以為悔過其謂此詩或係悔過至下魚藻明是諷王若是諸侯美天子身在鎬矣而曰王在在鎬何也似是武公居其國而念王言飲酒亦不妨只要得豈樂樂豈耳

大武樂章疑不止於武桓賚酌大明之詩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惟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恰似總干山立之象尚父鷹揚所謂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會朝清明則滅商矣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朱子不用前人說而以為興無所取義若以象求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文王作于上人才興于下亦有意思凡象之所在道理即在其中尚父之鷹卷阿之鳳都不可易

思齊之詩條理尤極精細先言生有聖母又言助有賢妃似文王之聖由於二者一般下文遂言文王非徒藉世德也能惠于宗公神罔怨恫非徒資内助也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惟刑于寡妻以至

兄弟故在宫則見其雝雝然惟恵于宗公而無怨恫故在廟則見其肅肅然其雝雝在宫也雖不顯之處常若有臨之者其肅肅在廟也雖無有厭射之事常若有所守焉其純而不已如是至上有昬暴之君下有昆夷之難文王之德望毫無所損雖無所前聞者亦合于法雖不由諫諍者亦入于善上節如戒慎恐懼之中此節如發皆中節之和文王加意作人所以成人小子有德有造都由純德無斁始能譽髦斯士

也

朱子道理熟說到聖人敬畏修德處倍生精采興會都到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于岸予懐明徳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都說得深微但有一說須與下文帖合方好不然頭腦太大此詩下文是伐密伐崇未應推說到此看來只是說文王為人不與人輕離易合亦不歆羡他人所有所以當紂昬虐之時人皆淪胥及溺而文王獨先登岸登

岸既免于溺又可援手以救人溺所以密人侵阮徂共文王不得不救之若以為道岸反覺不甚親切至崇人却與文王有譖害之仇故言文王不加人以聲色不長夏以兵革長於中夏即方伯也如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意不識不知一無私意應天而動天討所及文王不能不順之耳非報仇也都與下文一串說来方合

孟子之說靈臺乃斷章取義為惠王言耳非詩本旨也

文王之什止此故將敬天造士最大兩事作末篇靈臺所以望雲物之氛祲察歲時之災祥與欽若授時之義同下二章言立學作樂之事古者典樂教冑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辟廱與作樂原是一事文王最重是造就人才故緜之詩終以疏附先後禦侮奔奏棫樸云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旱麓云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思齊亦以譽髦斯士終焉至有聲美武王猶以無思不服屬之鎬京辟廱此義在四書五經中最大

聖人率不作第二義

下武即上文也言人見武王以兵滅紂而有天下以為武功大矣不知下武者實我周也下字甚奇

雅頌一字都有緣故有聲篇文王四章先稱文王者著祖考之尊號實則諸侯而追稱者耳故終曰王后武王四章先稱皇王者著其為天子非追王之比卒乃言此之為武王以别于成康諸王

篤公劉詩處處不是居室廬旅亦不是廬其賓旅因初

到豳且於此處住下且於此為廬作客居且於此商量行事下方說于京斯依可見其軍三單者諸侯名為三軍其實三鄉三遂則六軍也天子名為六軍其實六鄉六遂則十二軍也謂之單者言少止有三耳度其夕陽亦不是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豳西多髙山夕陽少人苦寒故度其有夕陽之處斯人不苦寒豳居遂于是而大也此處若說人家多竝山西而廣之則侵下止旅廼密芮鞫之即地位矣人若遷國便可

依此詩營理即移宅亦宜彷彿行之如此讀詩果然使于四方自然能專對授之以政自然能達

价人維藩一節注疏決不可從朱子以价人為大德之人大師為大衆是已大邦大宗不難解難在把懷德維寧一句橫在中間下又云宗子維城何不敘宗子於大宗之後更難在獨將城字提唱而結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朱子依文解去殊覺參差無倫次其實只宗子維城一句說得合則自懷德維寧以下一氣

順接而於价人維藩四句亦呼吸得醒矣宗子不該說作各宗之宗子宗子繼宗即天子也故以城歸之藩垣屏翰皆為城而設价人大師大邦大宗皆所以衛宗子也下字俱妙价人所謂元勲碩輔為國威重如一層籓籬然師即殷之末喪師之師國所與立惟民是賴如城之有牆然城之所以立也大邦諸侯如樹之以為障蔽者故曰維屏大宗強族如垣牆之楨幹然藉之以為羽翼者故曰維翰此四者必懐之以

德方可恃之以安葢宗子如城然無德則雖有藩垣屏翰而衆叛親離其城且壊而宗子亦孤立矣故曰無使自喪其輔致城之壊以致於獨也獨斯可畏矣德即宗子之德懐即懐諸侯之懐文從字順天造地設應如此

朋友以譖不胥以穀若照常説下文人亦有言句不甚著力譖人者以為特人受其害耳不知朋友相讒不特被讒者受害連讒人者亦不得善故人亦有言退

者固窮即進者亦窮言必至於俱困也你今日只顧

譖人豈知將來連自己亦動彈不得乎此須身經之

方見此詩有味民之貪亂寧為荼毒不是說他荼毒

人言到得民不堪命寧不知亂者必死但忍不過只

得拚死去做自非萬不獲已民豈肯輕自犯上作亂

以取荼毒乎

註疏多不可從然間有好處天生蒸民四句朱子說有

耳目便有聰明之則有父子便有慈孝之則是乃民

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本說得好康成謂物為性謂則為情言天生蒸民其中實在有箇性物如為物不二之物所謂性立天下之有也惟其有此所以感應於外者都有箇則他竟於物指出仁義禮智之名於則指出喜怒哀樂之名惟有物故為民之秉彝惟有則故未有好而不在此懿德者其却從康成說朱子說下四句用況字轉康成却說天亦好德所以監周而生山甫亦覺得更加有味次節說

山甫之德業三節說山甫之職掌肅肅王命二句承出納王命邦國若否二句承式是百辟既明且哲四句承王躬是保自已不能保身焉能保王躬明哲保身非如世俗所謂趨利避害也孝經言守富守貴保禄位都說與道德學問是一事何況保身柔茹剛吐節發明邦國若否二句德輶如毛節發明保身事君四句言我亦儀型圖之而莫能舉惟仲山甫舉之山甫能舉德故能補王之闕也下二節說祖送即承賦

政于外二句每懷靡及說得妙望其早歸又照應職
掌無人說他永懷又見山甫身雖在外乃心罔不在
王室暗結王躬是保意極妙結構
常武三事就緒朱傳說是三農其初以農工商說亦不
是凡經中常用字都要晝一朱傳解擇三有事謂是
三卿於三事大夫又云三公論理都該歸之司空司
徒司馬方是國家舉事必須人役是司徒所掌必有
政令是司馬所掌用度百須皆出於土地是司空所

掌總離不得此三項看牧誓立政周官諸篇可見當時出兵言今日不須再留不須再處凡國家之事職在司徒司馬司空者已俱就緒何須再留處而不行耶冢宰輔養君德統百官宗伯掌禮樂此時用不著故只舉三事

常武一詩說盡兵法之要當時徐方覊浮於楚自穆王時首先僭號宣王以其控制江淮逼迫青兖所以謀之者不可草草先命樊侯築城於齊防其北突命名

穆公平淮南之夷及于江漢剪其羽翼然後自將以伐之戎陣齊整先聲奪人止令其畏服而止如雷如霆妙甚只是教人怕何必將惡人盡數打殺其疾也如飛翰其衆也如江漢其不可動也如山其不可禦也如川其不可絶也緜緜然其不可亂也翼翼然令人不可知又令人不可勝千古行兵有加于此者否所以五經果讀得精細世間事未有不備者經都是教人學做事的樣子没有空語

思文以上皆大祭祀之詩后稷配天更是大典故在後
臣工噫嘻皆祀先農之詩振鷺初立學宮祭瞽宗之
詩與豐年有瞽潛三篇皆小祭祀之詩故彚在一處
雝載見有客皆助祭詩亦彚在一處大武乃舞之樂
故居末篇次一絲不亂大雅中因陳戒而及先公先
王者亦為受釐所歌當即歌於舞入之時生民是言
后稷亦特居後下燕父兄賓尸贈答之詩都彚在一
處公劉不在七廟之内又非配天之祖而其功實大

故又存在後泂酌卷阿召公陳戒之詩中未說及先公先王不歌于受釐之時故又在後其篇次亦一毫不亂

烈文之詩朱子以為獻助祭諸侯之樂歌以此之辟公與維之辟公例看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先公亦稱公烈文二字豈諸侯所敢當而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亦非對諸侯之辭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諸侯尤不敢當也此為合

祭先公先王之樂章太王文武以及成康各有祭之之詩祫尤大祭豈得無詩

烈文為祫祭之詩看第二章尤明先公有邦而巳至太王王季文王而其功始崇武王念之因而易侯為王故曰繼序其皇之先公尊於先王故從辟公叙起功德在人前王為盛故結之曰前王不忘於立言之體亦極稱清植

天作高山乃文王祔廟之詩問昊天有成命亦是成王

祔廟執競是康王祔廟之詩否曰然只武王祔廟無詩想是易僕而王禮文與他廟異 鍾旺

詩之語氣不可不體會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右是上尊之也其字是不敢必之辭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則伊嘏文王既右饗之矣用一既字便有尊天親祖之意文王饗則天亦饗之矣然不敢恃也故下復言畏天之威見得文王亦畏天也文王之詩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取法于文王則萬

邦作而信之此處只言畏天之威因彼是歌文王之德此乃配上帝之樂其意理及口氣都妙時邁亦然言天其子我乎哉亦不敢必也既而曰想是天實右序我周為諸侯之長矣但看薄言震之而莫不震疊祭百神而百神享之信乎王之為天下君也今式序諸侯偃武修文信王之可保天命也語氣道理俱足執競篇注疏以為祀武王之詩成康皆不説是成王康王朱子以為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是巳但不及文

王何也此是始祔康王之主於廟告於考故及成王祔于祖故及武王孫祔於祖有告祔之禮成王入廟則告文王矣

振鷺非二王之後来助祭之詩古者學宫都在西故曰西雝謂之雝自是辟雝此是初立學宫祭樂祖瞽宗之樂章我客來學之士也其容修潔有類於鷺若以為二王之後取象亦不類在彼無惡指容也在此無斁指君也所謂古之人無斁也以永終譽所謂譽髦斯

士也韓文公做學宫詩便用振鷺亦一証也

樂有四節有瞽一詩不過幾句而四節皆備有瞽升歌之人也諸樂器及簫管笙入之具也肅雝和鳴先祖是聽間歌之聲也到得永觀厥成則合樂時矣何也

舞亦入故曰觀槃與上聽字相應成即六成九成之成樂之終也經文周密如此

令人多以朱子不用詩序為疑據其看来正恨尚有不盡翻案處耳如文王既勤止何以見得是大封功臣

論来却是大賚四海而共明其伐商之意只涵泳白文求其語意通順道理正當不拘舊說方好文王既勤止二句即尚書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之意言文王創造艱難已有成規予自當有以成其志我之為此恐人以為不韙我周徧思量不得不出於此我之往也惟求天下之安定耳所以說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此文王之志

也時周之命言天命在周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於繹思嘆息而謂臣下宜共繹思之然乎不然乎即所謂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大槩是初得天下大賚四海而白其意如此一牽住大封功臣便齟齬不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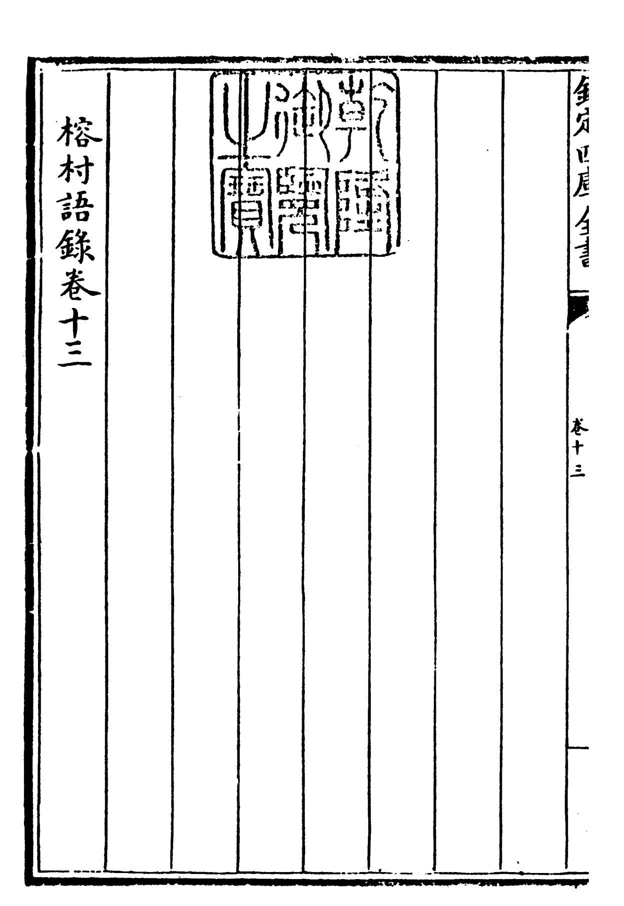
賚與般其名不可忽畧賚自是大賚之詩般即遊般之般武王因般遊至洛邑見其道里為天下之中欲都之陟其高山嶞山喬嶽所謂南望三塗北望嶽鄙也允猶翕河所謂顧瞻有河也裒時之對正是四方來

朝道里均也自酌至殷可以定為東都祭文武廟之詩確不可易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東都但有文武二廟可知

邪字古多作餘解史記漢書尚如此思無邪恐是言思之周盡而無餘也觀上無疆無期無斁都是說思之深的意思邶之北風亦作餘解古人歷法拙閏月必定在十二月故曰閏者歲之餘虛者朔虛也言冬月將盡而歲餘亦將終比北風雨雪又急矣但思無邪

從來都說是邪正之邪故詩所亦姑依之不欲破盡舊解其實他經說道理學問至世事人情容有捜求未盡者惟詩窮盡事物曲折情偽變幻無有遺餘故曰思無邪也

春秋因有三傳故抵捂處得失互見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毛氏孤行則無以見諸家之異同而以序為經矣自記



榕村語錄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村語錄卷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佘嘉頡

榕村語録卷十四

大學士李光地撰

三禮

問周家制度是周公手定孔子却說文王之文何也曰想是文王已有成模所以說倬彼雲漢為章於天丕顯哉文王謨周公守其家學而修之耳故孔子接文王周公尊在見知裏

周禮一書幸而存必有發用之時漢武帝直謂是戰國瀆亂不經之書其後尊信周禮數人皆敗事所以人益不信北魏文帝周武帝唐太宗畧彷彿行之如均田府兵之類皆有其意文中子之子福畤記唐太宗欲行周禮魏鄭公曰非君不能行顧臣無素業耳此未必確縱不精熟如考起来何至全無頭緒欲治天下斷非此書不可

大學大應讀為太小學小應讀為少周禮小宗伯小司

馬之類人皆知讀為少却不知讀大宗伯大司馬等為太冢宰一稱太宰以冢即太也甚且有稱為大冢宰者益可笑

周禮在朝效天如妃嬪世婦御妻公卿大夫元士皆用三九在野法地如井牧丘甸皆用八四至國中象人如比閭州黨軍伍師旅皆用伍

胡五峯以周禮為劉歆偽作說太宰豈有管米鹽醯醬之事之理不知男女飲食自外言之即治國平天下

之要自内言之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要日用間更有何事

天者君也官猶司也冡宰所司者君之事故曰天官宰者調和膳羞之名冡大也君德者萬化之本而飲食盡道者又君德之本也冡宰掌王飲食男女之事使皆有節度此體信之道其為宰也大矣君正而推以均四海不過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而萬物自育天地自位是調和膳羞其事

至小而實大其義至近而實遠以此名官非喻也深哉知孔子無間於禹之心即得周公立冢宰之意光坡

其意卷龍袞冕鷩冕毳冕亦當如今補子之類未必全衣繪之又絺冕或即葛為之大裘即黑羔裘也止可冬至祭天時著若五月大社如何著此鄭康成云絺冕著祀社稷註疏以絺即虞書絺繡之絺言繡粉米於衣也未知是否

地者民也司徒所司者民之事故曰地官徒衆也即民

也司徒掌又民之食擾民之性所謂畫制度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也光坡

至德以為道本道即藝也是存心以為致知之本敏德以為行本敏即敦敏勤敏之敏在知上說是格致以為誠正修齊之本孝德以知逆惡是修己以為治人之本逆惡注謂指在己者非是蓋知人之逆惡由家以及國與天下也知仁聖義中和中未發之性也和中節之情也四德皆在其中矣故後言中和不復細

舉仁義等項小學先言德行而後及藝者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所謂文不過是習其器數耳大學先藝而後德行者如博文約禮文行忠信所謂藝則窮理格物之事也

土圭之法一段鄭注恐理之不可通夏至日道入赤道北二十四度北距嵩高弧背九度餘夏至日道下直衡岳晷無影從嵩高至衡岳夏至日道圜天之弧背以弧矢術求弦得衡岳距地中弦徑約九度餘從陽

城至衡岳地平鳥道相去約二千五百里夫止二千五百里而一則尺五寸一則無影是百六十餘里景已差一寸矣則鄭注所云千里而差一寸恐未然也又鄭注謂景短者中表之南千里景短一寸景長者中表之北千里景長一寸如此則日下無景當在極南萬五千里之外而衡岳之遠陽城不能萬五千里昭昭矣又言景夕者東表日昳中表景乃中景朝者西表日未中而中表景已中如此則極東之地日出

方及三五尋丈日景已中極西之地日入未及三五尋丈日景方中若果地體方平四際彌天則信如所云矣不然如鷄子裹黃之喻地在天中不過成形之大耳彈丸浮寄四際距天至遠四際距天之遠若一也則去日安能有遠近之殊乎雖日之出也極東先見及其入也極西先昏然隨其處各有曉午昏暮安知日東者不以吾為景朝乎日西者不以吾為景夕乎且此尺有五寸東西直比一帶中日景皆如是也

何以定其為東西之中乎吾謂日南則景短多暑謂從此中表而南之地則當景短之時盛暑不堪若今廣州夏時炎赫倍於他州蓋景短即夏至非短於尺有五寸之謂也日北則景長多寒者謂從此中表而北之地則當景長之時隆寒不堪若今塞外冬時凜栗亦倍蓋景長即冬至非長於尺有五寸之謂也日東則景夕多風者謂從中表而東之地則景夕之時多風蓋東地多水多水則多風若吾州午後即海風

揚也風起於夕故以景夕言之日西則景朝多陰者謂從此中表而西之地則景朝之時多陰蓋西地多山多山則雲氣盛若柳子厚所謂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是也陰霾於朝故以景朝言之如此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天地之所合者地中與天中氣合也合則四時交而無多暑多寒之患合則風雨會而無多風合則陰陽和而無多陰何以定之以驗寒暑陰風於五土而知惟此為不偏也然特就中

國九州而奠其四方之中耳若論大地之中當在南戴赤道下之國則未知其何如也然則冲和所會無水旱昆蟲之災無凶饑妖孽之疾兆民之衆含生之類莫不阜安是乃王者之都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非謂必日景尺有五寸乃為地中是言地中之處其景尺有五寸蓋用以為標識也光坡

鄭康成謂立八尺之表惟洛陽陽城影一尺五寸每千里差一寸陽城之北以漸而長南以漸而短短至廣

州一萬五千里則表影全無矣今考洛陽出北極二十三度有奇廣州出極三十五度以成數要之只差十一度以今所製營造尺量之每二百里差一度止得二千二百里即以古尺二百五十里差一度算之亦止得二千七百五十里安得一萬五千里耶

陳君舉好巧說謂孟子與周禮所說百里與五百里用方算可以約畧扭合只是周禮說王畿千里中容得公侯之國多少此數必不能扭合奈何建都四面必

不能匀朱子辨永嘉之説是矣但禹貢分明説甸侯綏要荒禹都冀州北面亦不能有如許地看來只好活動説若必要説得的確恐反傷鑿

九章二象也數也量法象也算法數也方田少廣商功勾股量法也粟布差分均輸盈朒方程算法也六書二形也聲也指事丨在一上為上丨在一下為下之類象形全圓中有竒為日半缺中有偶為月之類會意人言為信止戈為武之類三者皆形也諧聲如水

可為河水工為江之類轉注如長本長短之長轉為長幼之長惡本善惡之惡轉為好惡之惡長本長於吾惡則自可惡之類假借如必乃弓帶之謂因必然聲同遂取為必然之用本非此字而借為此字三者皆聲也

鄉遂兵多隱然有強本之意聖人作事多少意思都包在内

鄉遂車制蓋一族出一兩為一乘其三卒則卒長為甲

士餘為步卒其一卒則似為輜重之車也自記

朱子疑周禮中以國服為息一條以為此能幾何而云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此錯會了經書之指取具莫重看即此能幾何之意也不過是國之財用亦有取於此耳

友言荆公保甲非如今之五家相保而已蓋五家出一甲兵也所以不能行尤甚均輸亦斷不可行如青苗法令程朱諸君子行之有何不可曰天下事大槩如

此不得其人未有不弊之法如周官一書但立王畿千里一州之法他八州置之不問正是此意那時王畿之地有周召畢芮盈於朝宁恁甚詳密之法無不可行至外諸侯若強之行有必不能者但立一榜樣於此有能彷而行者天子未嘗不嘉與之不然亦止五年之間察其土地人民風俗貞淫在位賢否而已這是聖人識大體處若使九州盡如周官雖聖人有所不能

春者其氣則天地温厚之氣其時則陰陽適均之時中和之極也宗伯掌禮以教民中掌樂以教民和故曰

春官 光坡

郊祀天地聖人説得如見維天其右之竟似天来享周禮大司樂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七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八變

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道理至此就到盡頭處了問人鬼何以居後曰天神地祇是現成的鬼者歸也既去了又要追轉来豈不難致天神地祇如目見形耳聞聲致人鬼如記念過的書已往的事自有難易

向以天神地祇人鬼三祀所用四聲謂即上分祀六樂深得大樂必易之理可謂神合然不用商明見於經若無射分祀奏之於此去之未有它弦竊意宗廟之

大簇為徵似複上文天神之訛也請并改大簇為圜鍾何如曰此說殊有理 光坡

龜象也筮數也求象於兆求數於變其法不同體有百二卦有六四其道亦異蓋卜書之亡久矣學者因莫之見遂謂卜筮皆出於易而援易繫卜筮蓍龜之言以證之考之春秋内外傳先秦古書所舉卜筮之繇其繫於筮者皆今周易文也卜繇别為言語絶無隻句與易相似者豈可溷乎愚則以為卜書五行也筮

書陰陽也洪範曰卜五占用二此卜筮之大要也春秋傳晉卜救鄭遇水適火而史趙輩皆舉五行尅勝之義占之卜之畧例於此可見光坡

三夢舊注亦分三代其說無據且下直云其經運十其别九十不言皆異於前文則知三夢一法致夢者有以致之也如晝所思為夜則成夢是致夢也觭杜讀為奇奇夢亦思為所致而詭異不測樂廣謂夢有想有因致夢觭夢之謂也咸感也陟升也精神感而上

通與鬼神合其吉凶以其無心焉故謂之咸也此三者足以盡夢之變矣 先坡

世説樂廣説夢曰想曰因想即日之所為因雖非日之所為而有所因不必正像其事而因此變幻而成仍應補其一曰兆蓋有全無所因而吉凶禍福之先見者周禮三夢正如此致夢即想也觭夢即因也偏倚不正因其類而有旁曲變幻之狀也曰咸陟咸感也陟通也精神上通而其端先見即兆也其後六夢亦

當解歸此三類正與噩咸陟之類也思與寤觭夢之類也喜與懼致夢之類也如鏡然有正面照見者有側旁照見者有我不見而門外之形影鏡已照見者卜師掌開龜之四兆舊注開出其占書而以占者卜占人之事也卜師所掌在於作龜而不在于占龜所謂開龜者葢若鑿龜之義云耳四兆者鑿龜之四方上篇鄭氏云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以正此四兆者為得其實光坡

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墨者墨其將灼之處而灼之以致其兆也書曰惟洛食蓋食墨之謂卜有龜焦者有不食墨者皆不待兆成而知其凶也夫墨水也燋契火也火過而陽則焦矣水過而陰則不食矣光坡

龜卜之法不傳今以周官書經註疏湊合想之粗可言者大槩龜之體猶筮之卦龜之兆猶筮之爻龜之頌猶筮之詞卦有六卜僅三一五二廿五三一百廿五五五行也廿五五五也一百廿五五其廿五也內除

三同如水水又水火火又火之類則去五行之純者只得一百廿也其頌千有二百者如火珠林法每一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日起故有一千二百也此其臆度之説龜灼視其紋與其煙紋曲者水直者火左斜者木右斜者金横者土烟之蒙者為木直上者為火交互者為水斷續者為金成片者為土荆乃灼龜之木爰契我龜契應從鍥竟是鐵鑽用明火未開視卜詞而即以為襲吉者蓋方灼而龜即火起謂

之焦龜版上有墨塗之墨乾謂之食墨若不乾鑽火而滅謂之不食墨皆陰陽不合大凶也即不卜若三卜總無焦不食墨之狀即謂之襲吉夫易論奇偶陰陽卜論五行生尅至京房則以卜攙入筮而以甲乙等日占之以青龍為木白虎為金朱雀為火元武為水而以勾陳螣蛇為土以合六畫是謂火珠林則古法淆亂矣古人最重筮所謂筮短龜長者筮分陰陽尚渾淪些至卜分五行則細微極矣然五行一陰陽

也未可遽分優劣龜卜至漢文帝時尚用之其後遂不見用亦由孔子贊周易後而龜遂詘

古者占夢必參以天地陰陽謂人感天地陰陽之氣於是乎有動於機而形於夢夫天地之會陰陽之氣變化於四時不可睹也故察之乎日月星辰而象見矣如春秋傳所載趙簡子事及史記宋元王夢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王有德義故

来告訴召博士衛平問之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令時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来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此皆以日月星辰占夢之法也噩謂所夢可驚愕此六夢者致夢奇夢咸陟皆有焉問王之夢而獻其吉者則凶者

在所修省可知光坡

周禮墓人為墓祭之尸恐是祭土神非祭墓中之人自記

屋誅者所謂繊剸於甸人也蓋公族不刑之於市耳謂

是門誅大非

尚書伯禹作司空而後契為司徒是唐虞之官也王制

司空度地居民而後司徒修禮明教是夏殷之官也

洪範四曰司空五曰司徒殷官又具著者帝王皆首

司空而周公獨後之何蓋與易以艮成終成始義合

也是故冢宰掌天司徒掌地兼總條貫是二官者包乎上下其外春夏秋冬各司一事宗伯以禮樂教而實由司空之冨邦國生萬民而後教化行則自冬而春貞下起元之義也禮以節之樂以和之政以行之刑以防之極其效不過欲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黎民不饑不寒矜寡孤獨廢疾者有養而已則春生夏長秋收以至冬藏之義也以此為終而實王道之始以此為始而要其成何以加茲深哉周公之意豈有異

於堯舜禹湯之心乎　光坡

考工記文字最妙豈劉歆所能到人不信周禮遂將此書推與劉歆近如閻百詩黄梨洲輩並將周禮亦推與劉歆畀周禮失其平不覺尊劉歆過其分矣

古者做車有輿人有輪人各耑其事輪最重古輪最圓外邊皆圓脊行地不滯令不圓而外廓著地之木皆平方又用鐵皆岨峿不平故不穩貼古一車四馬然既云脱驂則三馬亦可又良馬五之則五馬亦可

西洋人不可謂之奇技淫巧蓋皆有用之物如儀器佩觿自鳴鐘之類易經自庖犧没神農作神農没堯舜作張大其詞卻説及作舟車耒耜杵臼弧矢之類可見工之利用極大周官一本考工記全説車輔人一篇尤要緊定九先生云中庸説九經必言來百工而車尤難工車中唯輪最妙其行地者無多而輕利以上

周禮

周樂是四節一升歌三終堂上人歌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用琴瑟和之無他聲二笙入三終堂下笙南陔白華華黍亦無他聲三間歌三終堂上歌魚麗畢堂下笙由庚又堂上歌嘉魚畢堂下笙崇丘又堂上歌有臺畢堂下笙由儀四合樂三終堂上歌關睢葛覃卷耳堂下笙鵲巢采蘩采蘋衆樂器齊作舞亦在此時而樂終矣書戞擊鳴球一節恰是如此以詠是升歌下管是笙入笙鏞以間是間歌笙笙鐘笙磬也與笙相合者鏞鏞鐘鏞磬也與人聲相合者簫韶九成是

合樂簫乃舞者所執與箾同問王方麓尚書日記亦如此說曰正頼此心此理之同其節分原道以為獨見張長史與其同解離騷求女為求賢以為獨見而方靈臯與其同

問古樂舞在何時曰其在合樂時乎問合樂時鵲巢采蘩采蘋皆有詞亦可入歌耶曰可但看如今之琴無詞者固多然有詞者何嘗不可彈問作樂時用律否曰不用律以制樂器者所謂王府則有也律和聲亦

是推本言之如製鐘要中黃鐘之律即取黃鐘之管以驗其聲十二律皆然問八音要合十二律每音皆有十二器乎抑一音一器即可備十二律之聲乎曰革木二者如何合十二律惟鐘磬備十二律之聲故樂以金石為宗絲即一器中可備十二律竹匏一器中亦畧備土便不能革木不過用以節之止之耳問堂上升歌固用金石矣不知亦用鼓否曰用如今之唱曲板也如何不用問升歌之瞽者是幾人曰二人

升歌笙入間歌合樂四節皆三終是卿大夫樂不知天子諸侯如何只是以鹿鳴四牡皇華文王大明綿清廟維天維清皆三詩觀之恐亦三終也大都卿大夫笙入用笙天子諸侯則用管故詩曰嘒嘒管聲書曰下管鼗鼓而享禮曰下管象舞燕禮曰下管新宫也升歌只有人聲琴瑟以鐘磬節之而他音皆止笙入只有笙音以鐘磬節之而他音亦止天子諸侯於笙入時用管至間歌合樂則仍用笙不用管

問升歌笙入間歌都有詩章名目至合樂時舞不知所舞何詩曰經無明文既云合樂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蘋采蘩想舞亦應舞此

伯叔自期而下便至小功無大功朱子以為開元禮之誤非也喪以期斷父斬衰三年祖期年皆加隆之服惟祖加隆為期故同祖之伯叔亦期若同曾祖之伯叔則本服原止宜五月自祖至高祖皆直上直上者皆齊衰但月數不同不得稱為緦功伯叔皆旁列旁

列者依大功小功緦麻而為服平常人服十五升布次而緦麻次而小功次而大功次而齊斬八十縷為一升以經言也

古人衣服吉凶不分顔色而分粗細緦麻與錫衰與常服一様皆十五升錫衰緦麻練麻漚洗也而不練布常人所用未織布之先練麻既織布之後又練布總欲其熟而白也

北首南首死者稱首不稱面若稱面是脚對人故不可

也（自記）

揖即肅拜春秋傳敢肅使者（自記以上儀禮）

聖人說疑思問如何禮記又說疑事毋質蓋謂必不能知之事如四海之外存而不論者耳舉之以質是有意窮人也客絜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若主人如是為辭豈不是羞容意此二句是解上文恐主人愧不能亨及窶也古人文字簡辭字是解作避字

子夏子游以文學稱其為文簡練琢磨調法俱備子夏儀禮傳高似公穀有力量公穀皆其門人子游文雖不可考以子夏度之亦可想見又檀弓篇中多有推尊子游處以為子游之徒理或然也檀弓文有姿致子夏比之又覺簡質而勁此便是南北文字分派之始

古人尚左兵事喪事始尚右東嚮西嚮以南方為上南嚮北嚮以西方為上此二句難說古人先祭於室則

拜者西嚮自以南方為上及祭於堂則拜者北嚮自以西方為上皆尚左也東嚮南嚮竝無此行禮之處或者太祖在室東嚮矣而行禮者西嚮則以南方為上太祖在堂南嚮矣而行禮者北嚮則以西方為上

或問古人若盡尚左則楚人尚左襟皆左又似單為楚人所尚曰是言軍事應尚右而楚人仍尚左也夫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可見喪事亦尚右

朱子謂申生當辨而走申生所處雖未必合於中庸但

不害其為孝子此不須論

曾子易簀此本小事不過人送一席等閒鋪著有人說此是大夫之席曾子即易之臨死時如此可見聖賢學問精密如平時有人說自然亦如此朱子所謂不欲為已甚而黽勉以受其賜至死生之際則又有異者乃因問者支離朱子隨所問必辨到是處耳看書似此類不必多著語言

王制當是殷制故其通篇次叙恰與洪範八政相符想

禹當年錫洛叙疇之後一切規模制度都從此出所以禹貢中山川田賦數皆用九殷人承之因於夏禮所謂纘禹舊服者也則夏制疑亦倣此直至文王演易畫出後天圖来其後周家六官遂從天地四時起義非復八政四司空五司徒六司冦之序矣然賔師二者洪範次於後而王制居前王制所以定立國規模非洪範立教垂訓之比賔師乃國事之尤大者故先之 清植

每嘗以為古人四術之教比之今人經史之學工夫較省令思之不然禮樂二者條件正多不學操縵不能安絃先要將正樂學會了又要將九夷八蠻琵琶箜篌之類無所不學然後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先要將正詩學會了又要將秦楚趙代之歌民謡巷謳無所不曉然後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要先將正禮學過又要將一言一動猥雜瑣碎節目之詳無所不習然後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學固要志

道據德依仁能是矣又要游藝如此條目節次終身
固有不能盡者所謂安者不曾經過未免疑惑如人
走路已知正道若不將旁路岐徑皆曾走過有人言
從某路走又比大路好些心裏未免疑惑唯走過了
纔知他或險僻或迂曲不若正路之坦易如在道上
赶賊正路赶不上就知道他從那一條小路上去了
不然不知也
日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

五行山川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乎四時之間如雷風雲雨霜露之感遇聚散無非山川所風雨蔡傳皆作比喻言其實此數句班孟堅說得好班云日為寒温月為風雨人事變於下天道應於上故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星有好風好雨亦有好燠好寒者日永星火非燠乎日短星昴非寒乎下文冬夏即燠寒也蔡傳以四有字相配而以月之從星二句另說故差班孟堅以星好風好雨另

說而以下文兩則字相配便明白的確寒温皆日主之風雨從地起故月主之但看潮汐全應月蛤蚌之類皆以月之盈虧為肥瘦海中颶風起定在六月十二却不應節氣只是孟堅尚不細膩有冬有夏如何嵌一月字在内蓋寒燠雖因日之逺近而月亦有分月去人最近如冰輪在頭頂上故日北陸則殺其暑南陸則益其寒所以不單言日行至風雨則全是月主之問人事變於下天道應於上二句何所指曰此

本言庶徵也日月之行經歷星之好寒者則為冬倘當寒而燠是必人事之變日月之行經歷星之好燠者則為夏倘當燠而寒又必人事之變月從星鬱五行之精地所載之神氣然皆應天之時與之同流故天雖有春夏秋冬之四時而所以化生萬物者亦不離乎風雨霜露而已夫五行播於四時是天地陰陽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會於太虛而成象生之謂也古今説者皆謂月在天星日之下而居

地之上其去地也最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乎陰陽者故曰月以為量也其盈也三五以受陽之施其闕也三五以毓陰之孕光坡

天秉陽一段是聖人極至之論朱子以和而後月生句為疑謂難道陰陽不和月便不生然考堯典四仲亦只說日星不說月後靣纔說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便是將月另説歴法至近来西洋人愈講得精密但他只講得歴法不知歴理如何比得天地以為本四時

以為柄日星以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幾句說得精月字亦不與日星同說此皆聖賢實實知道故如此的確說出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之好風者當風而不風與不當風而風從星之好雨者當雨而不雨與不當雨而雨亦皆人事之變上言雨暘寒燠風此言冬即寒夏即燠風雨即上風雨不言暘者不風雨則皆暘不必說也月在天地陰陽之間所以說和而後月生

說他在天他去地極近全管地下的事說他在地他又與日星為類而名三光說他是陽他却體質全是魄說他是陰他却受日之光亦能久照三五而盈從陽也三五而闕從陰也問如何是月以為量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此為度量日大暑熱他以冷氣節宣之夜至幽他受陽光照臨之亦為之劑量也問如何是鬼神以為徒曰如易中水火山澤雷風皆是天之材料各有職掌然使各各不相照顧豈復成天地

惟中間有帝為之主宰便都聯成一箇所以水火相濟山澤通氣屈伸往来變化流行皆鬼神也如國家六曹各有經管總是替人主辦事如耳目鼻口手足都是人之材料然有心在衆皆稟令便聯成一箇去此便不成物事故曰鬼神以為徒

天秉陽一段極精以陽屬天日星從之陰屬地曰竅於山川則風雨從之故十里不同雨百里不同雷千里不同風地之為也金木水火土雖皆從地然質具於

地而氣行於天故曰播於四時問和而後月生不似先有日星而後有月乎曰却不可如此說特語勢自然如此耳

樂記人生而靜一段真是千聖傳心之要典與虞廷十六字同人心道心四字渾含精微天理人欲四字刻畫透露自記

七情不如言喜怒哀樂分屬四時整齊細思之亦有理喜木怒金愛火惡水各配一行土有兩欲在季夏懼

在季冬水亦有兩惡與哀也自記

惟不忍其忽然而散也故祭之明日有繹令人甫祭畢而誠意怠散不知此理故也自記

自漢以来相沿說諸侯不得祭始祖大夫不得祭高祖至程子毅然反之以為此古禮之散失也聖人却不如此走獸知母而不知父飛鳥知父母而不知祖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此也喪祭一也服制五服而祭不得及四代於情理不順所謂天子七廟諸侯五大

夫三適士二官師一者廟數不同耳自大夫以下合併祖考之位於三廟二廟一廟而祭之非一主占一廟而不及祖曾高及始祖也其等級隆殺以廟制品物分尊卑貴賤耳卑賤亦人也獨禁之不得親其祖此豈所以令民德歸厚之道此語大有識見所以司馬溫公稱其有制禮樂之才不誣也朱子亦如此說若謂大夫便無太祖詩經何以有南仲太祖之稱朱子先依程子行禮後復心歉又止祭四代然細思程

子之說可從若庶民之家即茅屋祭其始祖固自無害於禮法也

深衣之制上衣下連裳邪幅殺縫蓋省裳也古時衣短不掩裳故朝衣與裳相接處有芾以蔽而聯之朱子曰祭服謂黻朝服謂韠至明武宗時蔡虛齋為江右提學朝寧王他官皆著芾虛齋獨不芾曰不可與朝天子同也芾即黻與韠也古人内著裏衣甚長外裳外韠外朝衣甚短顯芾與裳也

上已非上已或謂近代有稱地支者不知上丁上辛上已皆是天干取柔日惟爲天干故一月之内各有上中下若地支則上中下間有不備者矣

禮記陳澔注不如鄭康成遠甚鄭是将全部書讀熟前後有照應陳注後忘前前忘後都相碍禮記註疏最好

以上禮記

榕村語録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村語類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　球

謄錄監生臣張永淅

榕村語錄卷十五

大學士李光地撰

春秋一

古史書事月日而已無以時者惟魯之舊史名春秋意者魯史記事以時歟句記

聖人删述六經都是一以貫之春秋游夏不能賛一詞直是聖人胸中權衡絲毫不差游夏等下筆便恐不

能不錯柰何

觀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賛一詞則知賛易定禮樂游夏尚能爲助至春秋門弟子以爲可存者夫子却去之以爲可去者却存之裁決精到非游夏所能與

孔子作春秋一筆寫成所謂筆則筆削則削兩則字見他快人情天理歷代禮文明白精熟不假思索聖人用功却在大易看韋編三絶可見

春秋最是難看無一點文采不過幾箇字眼顛倒用得

的確便使萬世之大經大法燦然具備微而顯顯而微一歸義理之精無非自然之則

一部春秋不過幾箇字換來換去數之可了這幾箇字忽如此用忽不如此用忽用忽不用參互錯綜遂千變萬化曲曲折折精義入神不可思議又至穩至當極合人情即以此盡天下之事類萬物之情通性命之理

論語有十數章便是春秋義例如八佾雍徹陳恒司敗

崔子子文冉子退朝正名爲衛君之類不獨大義朗然卽詞語輕重婉直之間都是義例如臧文仲竊位舉其大微生高不直舉其小皆是別的經書都是據理而談待人以事實之此經却是現在日用間事立朝理家往來酬酢大經大法微文小節經權常變一舉一動一名一號無不本之天理合乎人情直是人生要緊切務斯須不可離者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孔子曰其義

則丘竊取之矣學者縁是謂夫子周游諸侯之邦采其國史而作春秋誤也如果夫子參采乘檮杌之文而修春秋楚文以上晉獻以前剪并諸姬滅翼作晉其事甚彰夫子何用隱之而沒其本乎荆於芊之役始書始通也晉秦以暨吳越凡其入經之先後皆然推此則有赴告而後有書舊史有書而後春秋有筆不以他史益國史故事有沿故而遺其以聞見衆所因故事又有革舊而審且信也自記

春秋一書直是人生不可須臾離者凡說夫子竟操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是非褒貶怎生峻厲都是臆外話夫子不過是該稱君該稱臣還你個本分便是所以說必也正名當時禮法蕩盡冠履倒置聖人不別作一書即用現成魯史爲之筆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各得其安不過不肯一毫苟且假借而已吾輩作文章第一件是不要揑造粉飾有一句說一句稱乎其人與事凡稱謂官爵名字年月之類

無一不停當便是一篇好文字

春秋字字皆經稱量又義精仁熟恰當事理字面上下增減變不變稱名辨物俱是化工如陳司敗問昭公知禮曰知禮爲尊者諱也及司敗指出娶同姓輒自引過所謂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娶同姓爲非禮固昭然不沒而臣子之分亦得此便是春秋義例又如唐平淮西前後四年工夫而韓文公作碑畧之似今日發兵明日即擒者及後又有詳敘日月

處淮蔡内地聚天下之力四年而後克之作文者尚鋪張揚厲豈不辱國此等處直學書經不書年月體一跳便跳過許多年許多事去其義則出自春秋史書惟春秋當法年下書時時下書月月下書日有以兩日赴者則書兩日有災眚經幾日者則書其月有無關輕重者則不書日

古書於字句間不能無錯惟六經無錯處春秋于本文錯者仍之却無柰他何孔子于子陽曰吾知之此公

子陽生也子貢曰既知之何不攺之子曰如不知何孔子問人如何以報德及如不知何都令人不能答温公作通鑑自以爲得春秋之遺而其中不合者無數如生前即稱謚此最不可春秋未經筆削想亦是如此邾儀父與隱公盟時未有爵也至齊桓公請於王而命之始稱子如何於未有爵之先即以爵稱之書曰邾儀父稱其名得其正矣問春秋若無傳不幾廢乎曰惡是何言也二百餘年事不曉得何妨如今

何曾曉得五帝以前事聖人存其大經大法以扶世翼教事蹟固不足論

有言其治春秋於比例上差有工夫曰此最要緊豈止春秋凡經書皆然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不是相比則道理不能見得確實况比事屬詞春秋之教乎聖人文章隨處不同褒與貶不同矣貶之中亦自不同有貶至十分者有九分幾釐者又不是特意做文章恰是事理應如此所以說春秋王道之權衡是稱量過

的絲毫不差如今說昌黎文爲六經之文其道理如何比得六經而作文之法却有六經之意字不虛下言有倫次惟六經爲然文章要得此意有當多說者有當少說者有當刪去不說者其前後次第都要安排妥當最是要緊

胡文定解春秋宜爲無功只是說夫子那樣嚴刻利害却不然看來純是一片忠厚之心有一絲合於善便獎許之恐後其仁愛至矣至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

事之深切著明皆說作聖人託南面之權為見之行事非也謂他書託之空言不若春秋皆是列國實事有可考証功罪易見義理易明耳史記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說者謂春秋由事蹟上推見人之心曲所謂誅心其實非也見字讀現與上顯字同易言造化幽微之故以至於人事春秋則由事蹟之顯著而至於精微句法少一以字不與上對耳見即所謂見之行事也陶元亮云矻矻魯中叟彌縫使其淳

此老學識殊未易到四書五經聖人總欲挽世風之澆漓而還之淳也

友言馮定遠先生云人熟讀了春秋自能做古文此言必有來歷曰某平生即有此論無論大經大法即年月稱謂序次體裁不知春秋下筆便錯

左傳隱公在公子翬便稱隱公史記武帝在便稱武帝極有名史尚如此試看字字著落一毫不差一毫不假借除春秋更無有二

朱子自謂此生不敢向春秋問津門人問何處不能了然朱子曰即開頭一句春王正月便不了然是絕妙點醒人機鋒其實春秋明白得春王正月便都明白了中庸明白得天命之謂性大學明白得在明明德論語明白得學而時習之孟子明白得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全部便可豁然易之元亨利貞禮之毋不敬亦然

人起於寅物生於春春者蠢也言萬物蠢然生動也若

十一月木凋草枯謂之發生可乎春秋書春王正月便見得天序不因王制而改若是尊王何不書王春正月乎堯典劈頭說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可知必以興作人事起頭為歲首方妥夫子行夏之時乃是祖述堯舜

問周公如何不用夏正而用周正曰聖人學問雖無有二然各人亦似各有得力處周家學問都似在建子著意文王後天圖用處在震而發端則在乾

隱無正者二年以後無正月也桓無王者十八年之中十四年不書王也正者諸侯所禀於王王者正諸侯者也下不禀則無正上不正則無王桓弑其君王不討焉而生死恩逮是之謂不正而無王隱終其位王命四至而朝聘奔會無一者是之謂不禀而無正然則他君異於此歟曰一經之始於二君見義焉耳春秋書法見義者義明則止其餘以常書 自記

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故隱四年莒取牟婁桓十四

年宋取牛首皆書而後則不書非春秋以爲常事而不書乃諸侯以爲常事而不告耳自記

卒稱其本爵葬從其僭號却有兩說一世情一道理世情者其國來訃稱其僭號我因其訃而記之于我史冊中則我爲政我爲政則何必依其僭直云某爵而已至葬則我往其國而會其葬以彼爲主吾非天王安得入其國對其臣子而貶其君父殊無賓主之禮公羊所謂卒從正葬從主人也以道理言先正其罪

後紀其實不書本爵何以見其實不著僭號何以見其僭前之義例已明而後隨其常稱兩相印證所謂微而顯也此竟是春秋一通例如弑君之公子先皆削去屬籍以著其惡義例明矣至慶父之後皆稱公子而不削亦是此例見得弑君者竟公子也則無父無君之罪更甚矣如吳楚先書國後書爵亦是此例先儒以爲進之非也惟吳楚之喪止於其來訃時書其本爵而已至葬雖魯君或在亦不書蓋葬雖從主

人而斷不可書曰某王故寧闕之

近看春秋見得一片天理人情只若來日有限未能卒業其中義例紛然變化錯出思之皆有妙義如亂臣賊子初則削其籍稱其名後乃稱其爵或稱其國或稱某國人或稱盜葢初則疾惡之至絕之非其臣子也既而並存其爵若曰此爲其某官爲其世子而至爲此事也史官如董狐南史者甚少馬能皆死其官使弑君之賊皆如趙盾崔杼之不能逃其罪史官既

不能死其職則弑君之賊必秉國鈞安肯以已行弑計於諸侯勢必另舉一人以實之如魏高貴鄉公之事司馬昭問陳泰曰今日之事何以處我陳泰曰惟殺賈充稍可以謝天下昭問其次曰泰言有進于此者不知其次論首惡則昭也乃誅行刺之成濟而歸獄馬朱子灼知確見故書曰魏司馬昭弑其主髦假使考之不確既不能無所証據而以大惡加人若書其歸獄之人却令首謀者漏網後世將竟不知其爲

莒莒也夫子于此等則書曰莒國罪其大臣也曰莒國人則與謀者多也曰盜官宮妾之類不足齒數也不書其名一以見闕疑之意一以使後之人不知所主名而推求之則其人亦不能以歸獄於他人而卸其罪此等義例信非聖人不能創若綱目則大賢之書成例一定依此書之不敢屢變矣晉乘相傳前代尚有見者其書河陽事竟曰周襄王出會晉文公是誠何語夫子改曰天王狩于河陽何等嚴正

稱國人以弑傳云罪累上也此義大不穩春秋中諸侯之有罪者莫過于三靈楚靈晉靈陳靈未嘗書人也此是大義例蓋其人當權秉政或計不以實或自己欲掩其罪而亂指一人以代其辜或重賂一人以抵其罪我國何得依之以蔽其奸然史之闕文孔子所謹即明明知爲其人亦不便竟以其人實之故作不結之案曰某國有人弑君隱然屬之其人其人時自驚心後人又將究其人以實之如有賊犯拏不到他

亂推一人或買一人來抵罪官府不肯與他結案寧可懸以待捕令他終身不敢出頭露面所以不學春秋無以斷事春秋乃刑書也今之懸案即是此例

論人止就其事蹟不必鉤深索隱鉤棘得之未必不差如用刑寧失出毋失入也孔子論人以及春秋書法皆是如此春秋如今日檔案則例一般凡大事須查案定擬韓文公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但得王法不泯便好何用又推深一層如今覺得春秋千變

萬化都是平平常常情理

說春秋莫太高放平些好總是人情物理其中王法森然一字不可假借極寛大極謹嚴温而厲威而不猛變換無端各當其則如魯君逆不稱夫人而曰女未成禮則爲他邦之女而已烏在爲我夫人且以著其父母之國也及其來則成禮矣乃曰夫人某氏至自其周則不然往即曰逆王后於其國葢王者無外誰非臣妾天王曰其爲王后則王后矣及其來卻不稱

王后而著其國與姓焉名已正矣乃本其所自生烏得泯其父母之國乎大法精義動筆斯在周詳委至神化難擬人取我國之土地不書諱之也至濟西則書後卒歸也不書則後歸無因既歸則不必諱矣戰敗不書諱之也至乾時之敗則書長勺即勝也

高子來盟楚屈完來盟舊說未是聖人妙盡人情都是內本國而外他國內中國而外四裔之意大凡魯君與諸國之大夫盟皆不書公惟書及其盟而已不肯

以我君與諸大夫等也魯有難而齊輕之故使高子來桓公率衆諸侯以臨江漢傾天下之力興問罪之師而楚子不親出僅遣屈完來皆可恥者故不著其君使之來若彼國無君而其臣擅來者非吾之辱也獨成公于楚師之臨孟獻子季文子不敢出公自出與公子嬰齊盟書公者所以著季孟主憂主辱之罪春秋初諸侯兄弟多字蔡叔蔡季紀季許叔之類是也其後率稱公子例已見前也叙伯叔者著親親之恩

繫屬籍者寓上下之等春秋之初國命未移故親親之詞厚其後也世卿踰恣故上下之語嚴奉君命則曰凡弟而名之對上之稱也殺若奔則曰凡弟而名之存親之實也叔肹稱公弟於其卒無列也季友字于其歸非對上之稱且賢之也無列何以不稱公子則以爲於時之公子未有不貴者也自記

載詞稱同盟而以同盟告則同盟之矣其所謂同尊周同外楚或當日在盟諸侯有此意因加此字於誓詞

之上耳非夫子所加也_{自記}

春秋固謹内外上下之分然所謹者大義大法而已晉楚國勢之强弱權籍之去來于春秋何與說經者必先去此一病而後可_{自記}

觀春秋所書女以姓而男以氏則知周禮_{自記}

春秋存首月者一時無事者也隱莊三月有事而存首月爲元年雖不即位而有朝廟告正之禮_{自記隱公元年}

月而不日常事耳則衆紛紛而鑿爲之說會戎于潛時

而不月乃寂無說焉何歟范氏之說又不明也程子因舊史之說信已會之見書于春秋于盟畧故或時而不月或月而不日亦猶侵伐之于戰滅也自記隱公二年

內女嫁爲諸侯夫人未有書逆者紀伯姬書逆何曰逆女而在鄰國則身親之者也使大夫非正也春秋之時親迎禮廢紀曾不敵猶不身親餘可知矣書此亦禮之變餘不悉書也逆不悉書歸何以書曰歸者內

辭也逆者外辭也詳內而畧外也其不書歸者先儒以爲皆有故也遭出者也爲諸侯夫人者書歸不書逆爲大夫內子者書逆不書歸自記隱公二年

求賻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畧辭也仍叔之子詳辭也何詳于仍叔之子蒙王命之稱也自記隱公三年

春秋書臣弒君者州吁始也書子弒父者商臣始也繼弒君者宋督是也繼弒父者蔡般是也春秋盟會多矣無言其故者曰成宋亂爲督也曰宋災故爲般也

則曷爲不于州吁商臣見義乎曰商臣之弑不責諸侯之誅無父之罪于無王之域若曰楚之自絶諸夏久矣諸侯力不加焉此其可恕者耳州吁者蓋屬辭書事而已明也諸侯之罪已見也自記 隱公四年

州吁者王不能殺諸侯不能殺而使衛人殺之王不能爲衛立君諸侯不能請于王爲衛立君而使衛人立之故書曰衛人立晉其傷無王法也大其罪衛人擅立也歟自記 隱公四年

郳人鄭人伐宋長郳于鄭者何春秋之初未有伯者故序侵伐以主兵者爲上序盟會以志者爲先自記隱公五年

公穀皆曰春秋之法君弒賊不討不書葬罪臣下也此理甚精然求之全經多不合者左氏曰不書葬不成喪也盖有亂臣賊子貶其君父而不成喪者有國亂畧於禮而不成喪者貶其君父而不成喪欒書崔杼之葬厲嚴是也國亂畧于禮魯人之葬閔公是也齊

桓公曰魯可取乎危亂可知宜乎不成喪也隱於二者何處也曰殆羽父因其攝殺其禮與于貶其君父者云爾或曰羽父弒者也豈肯貶公以章其罪曰不見意如之别昭公于兆域之南者乎故孔子曰章夫子之不臣自記隱公十一年

王之不稱天自伐鄭始也據傳周鄭交質交惡王之失柄甚矣不行于畿内之邦朝之卿士而能遠有乎或曰此如朝于王所語勢之順也曰不然不朝于京師

不朝于方岳而朝于盟會之處曰所者失所者也不稱天皆微詞也其曰天王狩于河陽何也曰于其召也尊王而沒其實以互諱于其朝也退王而寓其實以交譏自記桓公五年

以寔爲州公者非也蓋本稱爲來朝我而冬先過曹州公之失于禮也故書曰寔來寔是也冬過曹而春正月寔來語勢如所謂西傾因桓是來自記桓公六年

凡春秋書事繫日矣其下有不月日而事者則非復蒙

此日而蒙上之時月也武父之盟衛侯晉之卒兩事適同日故特兩書日以別之自記桓公十二年

上書突奔忽歸此書突入自是以後鄭君屢易忽亹儀突之際春秋無一書者或以爲不成君也夫三君相繼多歷年所弑逆大惡也立君大事也春秋悉削之而獨成簒位之突必不然矣蓋魯桓黨弑君者故如宋如鄭必列會興師以定其位當時鄭通赴告突也非忽亹儀也故三君之存亡莫得而書焉自記桓公十五年

公穀以爲賊不討而書葬仇在外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夫仇有内外何以謂之不共戴天乎此條義例未必春秋意也自記桓公十八年

冐仲子會成風一事也聘桓公錫桓公命一事也皆名冢宰于前王不稱天于後胡氏之說當矣范氏曰天王出居于鄭不可最大使仍叔之子來聘使家父來求車皆不可也三者皆言天王明非義所存舊史有詳略耳夫不幸而有内難播越出居義不可辱非求

車求金皆小過也豈得與紊亂三綱之道同日語哉使仍叔之子其過不在于使非其人爲聘桓有罪焉耳然而所以無貶者義見前矣范氏之說是未知事同則舉重義明則以常書之法也舊史詳略他當仍而闕也無端而增削王號夫子奚重而不更乎然則伐鄭及朝諸侯於會所二事于出居甚乎曰于瀆三綱則損而于出居甚矣夫交質亂分交惡起戎曁乎害禮傷尊而會覲者皆傷王綱也自齊桓則汲汲乎

定王之位于出居奚尤哉冠王于事而不稱天者重因事言王而不稱天者輕自記莊公元年

管仲不死程子去就輕之說是胡氏以爲徙義事不濟而背之徙義于此時不亦晚乎害義之大者自記莊公九年

陳人殺萬不書胡氏以爲宋賂而得之宋失賊而陳受賂與魯之共仲同故春秋不與其討賊也其說委曲未必合于經意愚謂閔弑萬不書宋不告也殺萬奚

閔不書宋不告魯不會也魯宋連年不睦前有菅之戰而敗宋師後有北杏平宋而魯不與萬嘗獲于魯矣莊公劵而歸之其弑也又以譽魯啟釁吾想其服刑也宋將問魯故焉而因有憾于我也是故宋不告魯不會焉耳共仲之事則又不然季子葢死之而未以討令也與其酖叔牙而立後亦同春秋將同叔牙之例而卒之歟何以不沒其弑也將書剌而又未以討令也則有不書其卒以不殁其弑疑于奔而不返

者而罪乃章顯故韓子謂孔子之作春秋深其文辭也自記莊公十二年

同盟于幽始蓋無王有伯之初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非小故也我公非諸侯皴則未知斯盟之爲是邪非邪故沒之也其或同或不同何也因其舊焉爾存乎載書或曰同或不曰同自記莊公十六年

四時無事則書首月今以五月首時何也昏禮之失未有甚于莊公者也娶讎人之女當喪而圖昏親納幣

以固之觀社以尸之丹楹刻桷以飾之大夫宗婦覿用幣以侈之禮之失未有甚于莊公者也周禮仲春會男女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姻之時也昏姻之禮不正義繫月故去月昭公娶同姓義繫時故去時自記

莊公二十二年

畿内之臣不稱使者皆自來朝聘也祭公祭伯來不言朝朝不可言也祭叔來聘聘可言也尊王朝也自記

莊公二十三年

曹殺其大夫胡氏曰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至于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愚謂會盟之類總言諸侯之大夫者有之矣見殺者書官之下未嘗不名也此何以不名或曰衆也或曰無命大夫也或曰義繫于殺也專殺大夫非制也無罪而殺尤非義也蓋殺大夫之罪不著名者爲上著名者次之稱人殺者又次之削大夫者殺者幾無罪矣

自記　莊公

二十六年

如楚乞師乞之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告糴於齊猶曰如其移之于國中云爾知桓公之不遏糴也自記莊公二十八年

季子來歸以爲旌其賢亦可通然諸侯兄弟有稱字之例以君命出入則名之君前臣名之義也出奔則亦名之絶也非此族也則字之自記閔公元年

以仲孫高子爲天子之命大夫于理爲長蓋是時齊威首行尊王之事故請于天子而命之自記閔公元年

以前皆稱荆外之也至伐鄭之役舉國號者將有齊桓膺懲之事不得復舉州也欲有其末先具其本故變州舉國自記僖公元年滅夏陽執虞公晉人必將有辭以告于諸侯故得而書之也滅虢滅虞晉人諱其事而不告故不得而書之也自記僖公二年

江黄不與伐楚管仲明知楚必服而又恐其就近蹂躪江黄或不能救以速江黄之禍故姑令勿與此與問

包茅南征同一權宜也自記僖公三年

虞虢之滅晉人蓋修其祀而不以滅告諸侯也春秋之作其文則史不告滅故不書滅然實則已滅矣故夏陽不應書滅而書滅又書晉人執虞公比于滅國執其君之例則兩國亡之實錄也自記僖公五年

僖公賢者凡常事會盟槩不行告至之禮伐楚代鄭玆兩役也荆舒是懲史克爲之作頌公蓋自以爲功而魯人大之也故獨書至行告至之禮也自記僖公六年

荀息啟伐虞之役不諫申生之殺導君不義陷君不慈區區擁立嬖孽而殉之誠哉其匹夫匹婦之諒孔父仇牧荀息聖人據事書之耳其死之優劣攷其事實可見書法不得而異也自記僖公十年

先儒言殺里克不以其罪故不去官固是然克自與他弑君之賊不同雖見殺于惠國人猶或哀之也朱子謂克自不當安于奚齊卓之立但不可殺之者庶幾可與權之論乎自記僖公十年

春秋之書螽穀梁子謂甚則月不甚則時恐反言之時當甚于月也自記僖公十五年

六鷁書是月不止嫌與隕石同日而已如止嫌同日何不更著其日乎或者六鷁退飛不止一日也自記僖公十六年

滅項公穀蒙上文以爲齊人滅之左氏以爲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則魯人滅之也胡氏例内諱滅曰取此不諱公在外也諱者臣子所以施于君父以納

三叛人不諱例之胡氏之説然矣或曰例以城楚丘烏知非齊滅也曰城楚丘義也且有我在焉故使如内詞滅項非義也如齊滅而非我也者使如内詞其可乎自記

僖公十七年

蔡服屬于楚舊矣齊之盟其非長楚明也班陳蔡于楚上于楚始會盟而正之也然則鄭何以後曰桓公没鄭首朝楚斯役也其鄭背之歟鄭畿内之邦非陳蔡辟楚者比也春秋惡之故仍其下楚而下之曰是甘

爲服屬者云爾自記 僖公十九年

梁亡誰以告而春秋書之蓋秦人具其事實以告且避滅國之名也實非秦罪故仍之而書梁亡自記 僖公十九年

雨不足以沾渥曰不雨純無雨曰大旱猶無麥禾與饑也自記 僖公二十一年

僖之至自伐齊公蓋自以爲功而告至耳危之說不可施于召陵久之說不可施于此故又有罪之說鑿矣自記 僖公二十六年

圍宋之役楚首序于諸侯之上矣故君在行而人之也不與其長諸侯也公從而會之盟不諱公何也沒楚即諱公 自記僖公二十七年

晉文入國不見于經曰不告也其定王室爲求諸侯動未有不告者矣而不書恐而削之也以求諸侯故迎王受田請隧成取畿内之地功微而過積矣 自記僖公二十八年

歸不言其所自衛侯鄭言自楚恐其于楚而自乎楚也

自記 僖公二十八年

元咺復歸于衛書自晉惡其所自也倚强國以訟君也

自記 僖公二十八年

曹伯執不名而歸名與衛侯同義皆始疾晉侯之專擅而終乃本二君即楚去夏之非也胡氏又蒐貲笠史爲義曲矣

自記 僖公二十八年

前年書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不以王所致而致圍許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京師致而致伐

秦葢魯人告至原以圍許伐秦耳非夫子特筆自記僖公二十九年

殽之敗恐當從左穀作秦師三傳經文同異苟非其義確然不易者則從二人之言耳自記僖公三十三年

榕村語錄卷十五